

迟到的婚礼

素华◎著

本书是一部弘扬爱国主义、科技创新主旋律的作品。主人公是一对20世纪80年代上海大学毕业的革命知识分子。他们在新中国诞生和社会主义建设大潮中，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携手并进，越过了许多不平凡的沟沟坎坎。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他们已年近花甲，但仍能与时俱进，再一次把自己的事业和命运与祖国的事业和命运紧紧交织在一起，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中国文联出版社



迟到的婚礼

素华◎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迟到的婚礼/素华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5.12

ISBN 7-5059-5149-1

I. 迟… II. 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1219 号

书 名	迟到的婚礼
作 者	素 华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李珊利
责任校对	甘星光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印 刷	中国文联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9.625
插 页	3 页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5149-1
定 价	19.8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http://www.cflacp.com>

前 言

作者撰写本书的目的,是以活跃在军工战线上的优秀人物爱国爱家的崇高思想和坚忍不拔的创新精神,激励后生在国家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去完成时代赋予他们的新使命。

本书中的人物和故事情节,经过艺术加工和重新塑造,已经不能和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对号入座了。

本书承蒙龙敏、施珠珠和刘奉宇等同志的审阅,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对此,作者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素 华

附:龙敏同志阅后有感而作的诗三首

青年之路

权时笔墨逞风清,化工专家上寿姬。
笔耕不辍一年半,廿万华章写春秋。
心扉语,无所求,历史责任注心头。
得民心者得天下,纪念甲申三百六。

比翼双飞

先生连轴转，内助智勇贤。
征程艰险乐，家波苦涩甜。
双双担重任，件件皆斐然。
颐年思既往，笑傲朗朗天。

风采依旧

寿星不服老，八秩辟蹊跷。
妙哉动笔墨，乐矣脑体操。
每天两小时，手也不颠了。
春秋成一卷，功在心态好。

龙敏 2004 年 12 月 2-28 日

目 录

一、天主教徒	
(一)校园新风	(3)
(二)圣母院里	(7)
(三)血海深仇	(10)
二、金童玉女	
(一)雕塑大师	(14)
(二)社会万象	(21)
(三)恋爱无果	(28)
三、新的轨道	
(一)“天使”下凡	(34)
(二)一见如故	(43)
(三)青春无悔	(49)
四、洗炼千里	
(一)苏北解放区	(57)
(二)华东战场上	(77)
(三)战场的前沿	(90)
五、感情错位	
(一)初露锋芒	(101)
(二)爱的变异	(113)

(三)乘虚而入·····	(127)
六、山水之间	
(一)闪光的年华·····	(137)
(二)家庭“麻辣烫”·····	(145)
(三)上任“三把火”·····	(158)
(四)科技大手笔·····	(164)
七、暴风骤雨	
(一)山雨欲来·····	(171)
(二)毒箭穿心·····	(179)
(三)夫妻搭档·····	(189)
(四)忠诚依旧·····	(205)
八、蹉跎岁月	
(一)夺权前后·····	(215)
(二)部队编制·····	(226)
(三)黑色诱惑·····	(231)
九、“军火商人”	
(一)边干边学·····	(245)
(二)庸医误人·····	(253)
(三)宇涛的风采·····	(259)
十、新的时空	
(一)西海公司·····	(272)
(二)“夺权”斗争·····	(281)
(三)大洋彼岸·····	(291)

五月鲜花，开满京城。某晚，城南三环路边一家海鲜餐馆里，正在举行着一场别开生面的活动，引来不少顾客的关注。只见大大小小一群人拥着一对耄耋老人从车里出来。老翁宇涛，今年八十二岁，身着黑色礼服，一头白发，红光满面。老嫗洪苹，今年八十四岁，身着白色婚纱，灰发微卷，从容自若。在《蓝色的多瑙河》优美的乐曲声中，步入现场。宇涛人老心不老，他此时此刻正想着要是和老伴跳上一曲“华尔兹”舞该多好。其实他的腿早已不听使唤了。只见两位男士，一个手持数码相机，一个端着小型摄像机，开始不停地忙碌着。这是儿孙们为二老精心筹办的六十周年钻石婚庆。

席间高朋满座，四世同堂。还有眼花缭乱的婚纱摄影、闪闪发光的白金钻戒、鸳鸯嬉水的水晶礼物，三百六十五朵四处飘香的大红玫瑰，环绕其间。

二老沉醉在幸福的海洋里，感受着他俩的这次“迟到的婚礼”。

一、天主教徒

1921年一个初春的早晨,江南常阳小镇的一个洪姓大户人家,迎来了主人的第三个女儿。女婴脆亮的哭声划破了清晨小镇的寂静。管家阿田伯和佣人们都在忙前忙后地做着自己的事情。只有洪祖康得知妻子又生了一个女儿后,一脸不高兴的样子,站在院子中央盯着那棵桂花树发呆。

常阳镇西街95%的人家姓洪。洪姓祖先何时来到常阳定居,早已无从考证了。但族内大多数人家拥有一定的地产,日子过得也比较殷实,其中有一户还是县里首富。20世纪初,天主教传入常阳,洪姓家族开始笃信天主教。那座中西合璧风格的教堂,坐落在西街北边那片低矮的院落群中,老远望去显得很抢眼。平时教区的神父^①常到这里讲道做弥撒^②,有时也给教民们主持婚礼、葬礼、洗礼等仪式。洪祖康的三女儿三天后就举行了入教洗礼仪式,并取圣名为玛利亚。满月后,因孩子长着一副苹果一样的小圆脸,被家人取名洪苹,平时习惯性叫她小苹。

当洪苹懵懵懂懂地长到六七岁时,她父亲洪祖康已经是常阳镇的镇长了。读过多年私塾的他,凭着祖传的家产,日子过得还算不错。在这个平静的小镇上,洪祖康这个镇长偶尔忙忙政务,诸如调解一些民事纠纷、组织些公益性事务等杂事,倒也应付有余。由于他常有机会和外界接触,思想比较开明,本人又是天主教徒,在

为人处事上廉明公正，从不做伤天害理、欺压弱小之事。久而久之，在镇上颇有些威信。然而他在小镇上出名，也不完全是因为当了镇长，让他扬名的还是那从小就养成的游手好闲和嗜赌为快的习性。年轻时，镇上的人常看到他身边带着一个叫阿田的跟班，帮他拿钱提物，走南闯北地参加民间举办的斗鸡、斗鸟、斗蟋蟀等比赛，动辄还给家里扛回一面“南征北讨”等大奖旗，时常弄得家人哭笑不得。随着结婚成家，他的玩兴更是有增无减。除了斗鸡、斗蟋蟀外，又迷上了牌九和麻将。在小镇附近玩够了，有时还带着钱和人去苏州、上海玩上十天半个月的。花起钱来大手大脚，认识的人越来越多，时间一长，镇上不少人都叫他“老大牌”^③。

洪莘有两个姐姐，从小也读过几年书，但最终受封建礼教的影响，只读到初小就辍学了。回到家里，跟着母亲学做一些针线活和花边等，有时也抄学一些《闺门女训》之类的书解解闷，恪守着封建礼教的清规戒律，待嫁闺房。而小几岁的洪莘，随着国内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初小毕业后，虽其家境已不如从前，但她的父母都未让她停学，尤其是洪祖康，仍然积极支持她继续读书，这也让家族中的许多人感到十分惊异。洪莘也很争气，她以自己的智慧和努力，最终考上了县立中学。在报上公布的录取六十人的名单中，洪祖康欣喜地找到了排在第二十三位自己女儿洪莘的名字。她直接从初小四年跨入了初中，成为第一个考出小镇的女性。小镇上的居民和洪姓族人，对此谈论了很长时间。

(一) 校园新风

洪莘离开小镇那天，洪太太让洪祖康一定要去送送小女儿。一大早，管家阿田伯备好小船，已经等在离大门不远的小河站上。临上船前，阿田伯把洪莘拉到一边嘱咐了几句话，递给洪莘一包钱。洪莘一边讲“有的花了，我不要钱”，一边冲着阿田伯摆手摇

头。站在一旁的二姐说她傻，哪有给钱不要的。洪莘这才不得已将阿田伯硬塞过来的钱收下。洪莘走了，阿田伯望着她远去的船影，沉思了一会儿，一句话也没有讲，低着头回屋去了。

洪祖康始终改不掉少时养成的好玩嗜赌的恶习，他平时只知从家中拿钱去花，家中的大小事务，全放在了洪太太和阿田伯身上。洪太太原本体弱多病，对操持一大家子的事，深感力不从心，早把收租等外勤事务交给阿田伯去做。时间一长，忠厚而精明的阿田伯自然成了洪家大管家。到洪莘这次离开小镇时，阿田伯虽然还在替洪家管着事，可洪家的部分资产已经被洪祖康输给了阿田。阿田利用洪家的房产，在小镇上开起了自己的茶馆、磨坊和猪市等产业，也算得上是小镇西街有脸面的人物了。这次洪莘考上县立中学实在令阿田伯高兴。他早就看出洪家三女儿与两个姐姐不同，他隐隐地预感到，洪家虽然无子继承，但这个小洪莘是有出息的。

建在半山腰的县立中学女子部，原是一座古老的书院。郁郁葱葱的参天大树和那时隐时现的红墙绿瓦交相辉映，林中的校舍因此弥漫着浓浓的文化气息，给人以一种莫名的神秘感。

离开了平静、闭塞的小镇，寄宿在学校的洪莘犹如一只欲张开稚嫩翅膀的小燕子，尽情地呼吸着自由的空气。

20世纪30年代正是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备受煎熬、最为痛苦的时期，也是中国人民起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抗日斗争如火如荼的时期。洪莘所在的县立中学，各种各样的抗日爱国活动也异常活跃。

这一年，南京中央军官学校正好有批学生来县城进行毕业演习。营房设在洪莘学校的隔壁，所以成天都有该校学生到洪莘学校游览或参观学生上课。

有一天，他们中间有人进了洪莘的教室，还翻阅了她的课桌，

发现了她的照片、姓名和一篇题为《我想到南京去》的作文。当时来人感到这篇文章字迹秀丽,句子文雅,内容十分诱人。他看了好几遍,突然间点燃了他想恋爱的冲动,他要和她发展关系。于是他随即在书桌上留言、留名。由于中英文签名一下签了好几十个,洪苹发现后认为有同学和她过不去,故意和她捣乱。每当她猜到某某时,就和某某吵一架。

不久,洪苹就接到了他来自南京激情似火的长信。高密度的不断来信,把一个刚满十四岁、不久前才离开家庭的小女孩洪苹吓坏了。她很害怕,不敢回信。但是这个“大哥哥”每次除来信外,还经常给她寄来不少抗日宣传材料、《打回老家去》等抗日剧本以及《上海周刊》等比较进步的刊物。似懂非懂的道理和思考,潜移默化地感染着洪苹的爱国思想,本来在脑海里就虚无缥缈的天主、耶稣、圣母等形象,被无神论和自由的空气不断冲击、淡化着,那种在洪苹思想上很不固定的宗教信仰,随着远离教堂活动,渐渐地被扬弃。洪苹这年寒、暑假只回去十来天。

转眼间洪苹已是初中二年级的学生了。一个周末,她约好友钱明华一起到城里唯一的一家电影院看一部新电影《风云儿女》。近来洪苹对看电影很着迷,只要一有新片子放映,她总是要约上朋友一块儿去欣赏。时间一长,为了方便,她干脆买了一张大通票,也免去了次次买票的麻烦。

太阳落山时,电影散场了。洪苹和明华已经走出电影院好一会了,可是两个人仍然沉浸在电影故事中,并为“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的雄伟歌声激动不已。平时一贯虔诚、文静的洪苹,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感动、被鼓舞。电影中最后那一幅幅激昂动人的画面,让两颗年轻人的心久久不能平静。《风云儿女》等爱国影片让县立中学的莘莘学子的热血沸腾起来,平静的校园失去了往日的宁静。爱国歌曲到处传唱,忧国忧民、抗日救国活动已经成为校园中最重要的主题。个性极强、活泼好动的明华,近

来显得很活跃。今天拉着洪苹去听演讲,明天一个人又跑去帮助学生会散发传单,整天忙忙碌碌的。洪苹很喜欢明华身上的那股热情劲,所以也经常伴其左右忙前忙后的。洪苹在这校园新风的熏染下,突然感到自己长大了,她渴望学到更多的知识,希望自己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明华家就住在县城里,她家还是首屈一指的名门望族,在江南一带也算是颇有影响的了。洪苹去过她家几次,不知是否因为年代已久,还是宅院太大、人员太少的缘故,洪苹不喜欢那黑幽幽、阴森森的大房子。明华也经常讲最不愿意回这个家。所以在学校里,两人总是形影不离。明华虽然是富家小姐,可并不像有些有钱人家的子女那样矫揉造作。在这点上,洪苹和明华有很多相似之处,尽管两人个性不同,但一点也不影响她们之间的友谊。同学和老师中有很多人都喜欢她们。教数学的梅老师尤其喜欢这对学习好、又懂事的小姐妹。

在县立中学,梅老师为人和蔼、知识渊博是出了名的,她深受大家尊重。但也很特殊,平常总是一个人住在学校里。她的先生在上海工作,偶尔会来看她,谁也不知道能干的梅老师为什么不去上海。

秋天的一个星期日下午,洪苹已经升入三年级了,明华和洪苹商量要去教工宿舍看看梅老师。梅老师的先生没有来看她,只有梅老师一人在屋子里静静地看书。两个叽叽喳喳的小姑娘一进来,屋里立即充满了活力。梅老师高兴地笑起来,拉着她们坐下,随手又拿了一些上海带来的糕点和糖果。明华大声地说:“我喜欢梅老师这里,有这么多好吃的。”梅老师忙说:“欢迎、欢迎。”而洪苹到梅老师这里来,是想让她讲一些有趣的事,就急着催梅老师不要理明华。梅老师一边倒水,一边问洪苹:“你信天主教吧,那我就讲一个关于上帝的故事。”洪苹一听有些不解地问:“老师,你是天主教徒吗?你也信教呀?”梅老师一副很开心的样子,笑着对洪苹和

明华说：“我曾经相信过上帝，可是后来上帝不同我商量，就把我的父母带走了。上帝既不给我饭吃，又不给我钱读书，我就离开了上帝，到这里来教书，自己挣钱养活自己了。”明华在一旁抢着说：“原来上帝也靠不住呀！”梅老师轻轻地问洪莘：“你见过上帝吗？”洪莘小声回答说没有。梅老师又说：“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上帝的，当然靠上帝是靠不住的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会靠自己。你们看，我现在就是靠自己嘛。”洪莘没有完全理解老师讲的这番道理，但洪莘却记住了梅老师说的那句“靠自己”的话。

毕业前夕，明华约洪莘和她一块去报考苏州东吴大学高中部。这是一所美国人办的基督教教会学校，师资雄厚，条件很好。洪莘欣然同意，后经考试两人被双双录取了。

(二) 圣母院里

正在洪莘高兴之时，她的父亲洪祖康以东吴大学是基督教办的学校为由，反对她去该校学习。因为天主教视基督教为异教，担心洪莘有坠入异教的危险。于是在本堂神父的建议下，洪祖康决定送女儿去上海圣母院^④办的徐汇女中读高中，以便把她塑造成一个既有知识、又虔诚的天主教徒。

上海圣母院是罗马教皇上海教区统辖下的一个女修道院。该院除培养造就修女，承办各地教务外，还办了一所徐汇女中、一座女孤儿院以及一个刺绣、绘画、念珠制作等工场，还有座能容千人祈祷的教堂。

该校的领导、教师和管理人员，清一色的中、外修女，大家都叫她们姆姆(mother)^⑤。姆姆们一律头戴黑帽，外披黑纱，上穿黑衣，下着黑色拖地长裙。连学生也都一律黑色打扮。全校管理完全采用封闭式。男青年绝对不许入内，不论什么原因，无一人例外。

洪莘有个远房表兄叫沈长新。在初中时，他和洪莘通过信，后

来他也转来徐汇中学(男校)读书。男女两校都在徐家汇,相距不过二百来米。一个星期天,这位沈姓小伙子根本不了解圣母院的规矩,私闯院门,自称找洪苹表妹,遭到该院门房的强力拒绝。小伙子火冒三丈,和姆姆们理论起来,结果还是被赶了出去。

本来这件事就算完了,哪知这个小伙子捅了马蜂窝,大祸临头了。当学期一结束,校方通知他已被除名,下学期不必再来学校。沈长新一气之下再也没有踏进其他的学校。当家乡被鬼子占领后他就失踪了,可有人说他参加了新四军,长期杳无音信。

洪苹的父亲洪祖康接到上海姆姆说有要事商量的来信,有些不安,心想莫非洪苹病了,否则会有什么事呢?这时他又接到本堂神父来信约他一同去上海,他预感到可能事情复杂了,心里着实有些七上八下地紧张起来。

这一天,教务长碧姆姆和另一位中国修女在会客室和洪苹父亲洪祖康还有陈神父正开会讨论“沈长新事件”。碧姆姆是法国人,能说几句上海话,她希望在洪祖康那里弄清几个问题:一是沈某的身份;二是洪祖康是否认识沈某;三是他女儿洪苹和姓沈的关系,作为父亲他是否知道;四是洪祖康对此事的看法如何?洪祖康一听姆姆的话,本来紧绷着的心顿时宽松下来,心想原来是姆姆们在小题大做。但出于对姆姆的礼貌和尊重,他首先对姆姆们关爱小女洪苹表示感谢,然后他照直说了如下一段话:“长新是我姨婆的曾孙,因为同信天主教,两家经常来往。孩子间通过信,我们都知道。姆姆请放心,我们两家的血缘关系已到第五代,即使他们真有心思要好,我们两家家长会支持他们的。不过现在他们年纪还小,我们希望他们尽量不要过多接触,以免影响彼此的学业。这次学校阻止他们来往是很对的,谢谢姆姆的关心。”姆姆一听洪祖康的这番话,一方面感到安心了,另一方面又觉得未能抓到一起不法私情而有点泄气。当洪祖康把话刚说完,姆姆尚未接话前,坐在旁边的陈神父开口了:“既然祖康这样讲了,事情已很清楚,我的意见

是不是就不要让洪苹知道此事了，也不要让她知道父亲来过上海。祖康，你的意见呢？”洪祖康点点头，表示同意陈神父的意见。神父又接着说：“洪苹这孩子很单纯，也很听话，我的意见是请姆姆平时关照点。今后看看洪苹会不会有意向做修女，希望姆姆多加引导。”陈神父说完后，侧面看看洪祖康的反应，洪祖康未加可否，心里却在埋怨陈神父多此一举。他洪某根本没有想要自己的女儿当修女，也不想把自己的家产捐给圣母院。可姆姆听了陈神父的话，积极性来了，除了同意将此事到此为止，不再惊动洪苹外，还对洪苹的未来产生了兴趣，因此殷勤招待两位客人留院就餐。洪祖康与陈神父餐后匆匆离开了圣母院。

这件事洪苹后来还是知道了，因为门房里有一位负责对外接待的女教友是洪苹同班同学的姑姑。她知道后，心里烦闷了好长时间。

学校每天除上课自修外，除了祷告还是祷告。每个同学，都要虔诚地跪在硬板凳上，双手合十，闭目思过，念念有词地背诵着：“耶稣至圣至心，乃天主仁爱之源，我今以尔之爱……”每天三餐时都要鸦雀无声，边吃边听姆姆们朗诵《圣经》。每日早饭后总得进教堂望弥撒^⑥，聆听神父们的教诲。这种日程安排和培训修女差不多。如此成年累月地生活，洪苹似乎有了不少长进，外表已被塑造成一个准修女模样，本堂神父为此着实欣慰。

孤儿院里的孤儿们大都来自贫困教友家庭。有的孤儿在小时候就被人领养，剩下的在孤儿院长大。大的照顾小的，一茬照顾一茬。有的大到待嫁时，有幸被贫苦教友选中为妻，也有的给有钱丧妻的男教友做填房出嫁了；还有手脚麻利、脑子聪明的被转到制作工场当工人，因为她们均未接受过教育，只能从事体力劳动。其余留在孤儿院内，协助姆姆照看着全院孤儿们的衣、食、住、行，承担着所有劳务。她们从此关在院内，白天、黑夜地劳动一辈子。她们没有亲人，没有家庭，很少和社会接触，也不能正式成为修女中的

一员。她们就这样度过一生，直到灵魂升天。

圣母院内的修女们等级森严，和世俗人在等级观念上完全相同。她们在院内的地位和职务基本上是按照其进院时捐赠财产多少和本人的知识水平高低来决定的。捐得越多，职务越高。有些修女进院时，无财产捐赠，文化程度又不高，通常只能承担杂务，称为阿姐(sister)^⑦。

洪莘有位堂侄女，比洪莘大十一岁。她在本院出家当修女，进院时捐了不少地产，当然比起上海大户人家来是小小的一笔。可是修女当到第五个年头时她病倒了。病愈后她的手指、手腕均不能动弹，后来竟被圣母院劝说还俗了，经介绍当了一名小学教师。

院内老年孤儿院的惨景、比世俗社会更厉害的等级观念、堂侄女的遭遇以及表兄事件的处理，使洪莘从内心深处产生巨大的反感，并且留下了无法磨灭的记忆。

(三)血海深仇

从1937年到1938年，仅仅一年多的时间，日本侵略者快速占领了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夺取了中国的大片土地。中国人民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劫难，特别是南京沦陷后，日本鬼子在江南一带更是疯狂地烧杀抢掠。

1938年冬季，往日平静秀丽的常阳镇遭遇了侵略者冲锋队的残酷血洗。这帮强盗个个端着冲锋枪见人就扫、见物便捅，一连又扫又捅了一昼夜，最后放了一把火才撤走。全镇一遍血海，满街遍野尸首成堆，酷似一场八级大地震的震中。在冷风猎猎的空气里，散发着各种臭腥味和焦糊味。小镇已被日本鬼子血洗践踏得面目全非了，到处都是断壁残垣、碎石瓦砾。

当时洪莘原本在上海读高中，正值寒假在家。在鬼子进镇前三天，因时局吃紧，经她父亲安排，和二姐躲到了远离公路、码头十